



京 剧

红 管 家

林 曾 信 編 剧

4403



紅 信 家
2000

京 剧

紅 管 家

林 曾 信 編 剧

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

一 九 六 四 年 • 北 京

紅 管 家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市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书号824 字数19,000 印张 $1\frac{3}{8}$

开本 787×940 毫米 $\frac{1}{32}$ 插页2

1964年10月北京第1版

1964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30000册

定价(4)0.17元

中学毕业后回农村生产的青年聶小江担任了某大队的会计。他在党的培养下进步迅速，工作认真，能够为了集体的利益而大公无私，坚持勤俭办社的原则。尽管起初有少数社员对他有意见，送他个外号叫“老抠”，但是党和群众支持他，认为他“抠”得好，做得对。在事实的教育下，那些原来对他不满的人也逐渐认识到他确实是队里的“红管家”、好会计。

人物：聶小江——大隊會計，綽號“老樞”，二十五歲。

老支書——大隊黨支書，五十來歲。

丁金山——大隊隊長，五十多歲。

丁三嬸——丁金山之妻，四十八歲。

丁小玉——丁金山之女，農村業余劇團演員，二十二歲。

時間：一九六三年秋後。

地點：河南某農村。

布景：一個簡樸的大隊辦公室。窗下放着一個農村常用的雙斗桌，桌上有墨水瓶、筆筒、蘸筆等；桌後有靠椅，桌前有凳，牆上掛有信件袋、日曆牌、計財報表等。

舞台另一面放有一個裝“六六六”藥粉的空箱子。箱上放個竹壳暖水瓶、茶缸等；箱兩邊兩個獨凳，電話機掛在牆上。

〔幕启时，远处传来馬蹄声、馬鈴声、鞭声，由远而近；一声响鞭，“吁——”，馬嘶叫了几声，車停了。

丁金山手持鞭杆，兴冲冲走上。

丁金山 小会計！小会計！（不見）啊，又下地啦！
（挂旗，唱“流水”）

大紅旗牆上挂，
老丁我心里开了花。
聶庄社員干劲大，
粮食的产量大增加。
今日跨上千里馬，
天大的困难俺也不怕它。
穷队的帽子今摘下，
从今后奋发图强意气风发。（向門外）

老孙哥，把牲口喂好，等会我还要进城。

〔內声：“放心吧，队长！”

〔电话鈴声，丁接电话。

丁金山 喂！我是聶庄大队，我是丁金山……什么？喔，你是侯保三剧团？知道……什么

事？(牌子，挂电话)哈……这真是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我们聶庄大队丰收了，侯保三剧团就找上门来。好，给社员们唱台戏庆贺庆贺，哈……！看我们这大队办公室，白天老是空空的，一到夜晚人多的跟戏台底下一样，挤都挤不动，可是你要想白天开个碰头会，办不到！就拿我们这高中毕业生小会计来说吧，成天价田里爬，地里滚，从清早忙到晚没个闲。不用说，他又下地啦。(内聶小江歌声)说着说着，他回来啦。(聶小江上)小江你回来啦，上哪去了？

聶小江 下地啦。

丁金山 我想着你就是下地啦。快快快，借给我个出差钱，进城拉化肥去，明天清早才能赶回来。

聶小江 我知道，你写个借条吧。

丁金山 (掏出钢笔)给张纸。

聶小江 喏。(从墙上撕下一张旧日历。)

丁金山 没白纸用啦？我到城里给你买几刀。

聶小江 不，写个借条这不一样用，咱又不是画字画、写对联呢。

丁金山 你哟，尽在那芝麻上头摳搜。

聶小江 芝麻多了，不就能榨出油来啦嗎？

丁金山 就凭这小小紙条？

聶小江 紙不可小看，帳可得細算哪。

丁金山 算起来也是仨核桃俩枣，成不了大器。往后啊，丰收了，該花的就花点，該买的就买点，別老摳摳搜搜。

聶小江 能少花少花，能省就省，老支书常說：光增产，不节约，等于买个沒底鍋。

丁金山 你就会念他那本針綫筐籬經。（写好借条）給。

聶小江 （接条看）五块？！

丁金山 是多点，丰收了嘛。

聶小江 太多了吧？

丁金山 你让借多少？

聶小江 九毛。

丁金山 九毛？！

聶小江 嗯。

丁金山 嗯！刮风吃炒面，你怎么张开嘴来啦。
一个大队长出差，你借给我九毛钱？

聂小江 金山叔，够用就算了唄。

丁金山 什么？够用？甭说办起事来招待应酬
啦，就是我一个人吃饭住店……

聂小江 吃饭住店俭省点。

丁金山 俭省点也不能吃饭扎住脖子，睡觉吊到
树上。

聂小江 这你放心，帐我已经给你算好啦。（举起
馍兜）瞧这！（唱“流水”）

三孀知道你进城去，

白面馒头蒸上几斤，

咸鸭蛋带几个还有五个大烧饼。

进城去，办公事——

什么时候饿，什么时候吃，你说这有多顺
心。再来个一毛一碗的豆腐汤，想吃酸，放
点醋，要吃辣，搁辣椒，又酸又辣，又热又
香，好吃不贵，比那个小锅饭还强十分。

丁金山 嘿，卖碗的一套一套的。我住店哪？

聂小江 （唱）随身带上一个行李捆，

两毛錢，住一晚，不用他的被子省錢
又卫生。

丁金山 （語塞）……

聶小江 （数板）

大叔你別急，
我算給你听，
下午晚早兩頓飯，
自帶干糧一頓花不了个毛八分。
住店再花两毛整，
二二得四我算盘清。
打个尖，毛儿八分用不尽。

丁金山 （夹白）这……

聶小江 （接数板）

还有那三匹牲口一夜一匹錢九分；
再加上飲水拌草六分正。（念）
三九二毛七，
七六一十三，逢十进一，
再加上四毛八，八三十一，
滿打滿算八毛一。

金山叔，給你这九毛錢，还余剩九分，你

就留作机动吧。(接唱)

把它带在身。

丁金山 (語塞)啊,这九毛錢还有机动数呐!(不解)哎!你年輕輕的在哪学的这身樞本事?

聶小江 这不是你和老支书过去出差的老习惯、老办法了嗎?

丁金山 (习惯地摸摸后脑勺,感叹地)哎呀!你这孩子記性可真不錯呀。

聶小江 (憨厚地一笑)嘿……

丁金山 好!就借九毛。(重写借条,給聶小江)小江啊,咱聶庄大队丰收啦,得想办法,給社員們弄台戏看看哪。(取火柴点烟。)

聶小江 好啊。三叔,这是饅兜,行李叫孙大伯放在車上啦,取上錢快走,不要誤了事。

丁金山 放心吧,誤不了。

[丁剛要走,不料一根绳子扯住了他,扭头望去,原来是剛才随手装到自己口袋內的火柴盒,是用绳子拴在桌腿上的。]

丁金山 （啼笑皆非地）你呀！……（将火柴还与聶，下。）

〔聶小江趴在桌上，聚精会神地在算帳。

〔丁小玉用毛巾擦着汗上，显然是刚从地里干活回来。丁小玉走进办公室发现聶在算帳，沒有发觉自己。她手扶門框，干咳嗽了几声，聶无反应，她又繞到窗外用双手在窗櫺上噏噏乱敲了几下，聶一惊，忙抬头詢問。

聶小江 誰呀？

〔丁小玉在外沒答应，又噏噏敲了几下。

聶小江 誰呀？

〔聶小江推窗一望，不見人影，感到奇怪，便警惕地鎖上抽斗，急忙出外查看。丁小玉从另一边走进办公室，端坐在椅子上学着聶刚才算帳的神态。

〔聶小江見窗外無人，走回，發現是丁小玉，會意，坐一旁不理。小玉轉至小江身後，小江不見小玉，到門口叫，小玉在身後大喊一聲，小江吓了一跳。〕

聶小江 真調皮！

丁小玉 我調皮？人家來了半天，你連理都不理，架子還不小哪！（唱“流水”）

官不大，架不小，
頭不抬，眼不瞧，
明知我來裝不曉，
還在那裝模作樣令人惱。

聶小江 誰知道你什麼時候來的。

丁小玉 （一撇嘴）算了吧！是不是又為那一分錢
攪迷了心？

聶小江 這回可不是一分。

丁小玉 多少？

聶小江 （伸出兩個手指頭）……

丁小玉 兩毛？（聶搖頭）兩塊？（聶搖頭）二十塊？（聶再搖頭。）

丁小玉 (心惊, 担忧) 哎呀! 难道是二……?

聂小江 二分。

丁小玉 哎呀, 吓死人家啦, 我当是二百块呢!

聂小江 (一本正经) 钱少责任可不小, 小玉, 你来……

丁小玉 我来找我爹呢。

聂小江 你爹到保管那里取钱去了。找他有事?

丁小玉 听说他要进城, 想让他给咱村俱乐部买几本演唱材料。

聂小江 (想起什么, 忙打开抽斗, 取出一本书高高举起) 你瞧! 这是什么?

[丁小玉向上一跃, 夺过书来。

丁小玉 剧本《李双双》, 太好啦! 是你买的?

聂小江 哎, 听说你们又要排新戏, 正愁没剧本, 昨天我进城就便带来一本。

丁小玉 太好啦。你真像老支书说的那样, 当花的就花, 不当花的就坚决不花。别人都说你是“老抠”, 我看你抠的对!

聂小江 小玉, (唱“西皮摇板”转“二六”)

谁来说我, 也没关系,

决不浪費半毫厘。
社員們四季辛苦不容易，
血汗澆得庄稼肥；
夏天烈日晒脊背，
冬日风雪刺面皮。
都知粮食来不易，
浪費一厘我不依。

丁小玉（唱）你真是个好會計，
爱集体胜过爱自己；
我小玉，难比你，
只有向你来学习。
你方才說的确有理，
几年来劳动意义我漸知，
曾記得讀过古人一佳句，
到今天深刻理解那首詩：（念）
“鋤禾日当午，
汗滴禾下土，
誰知盘中餐，
粒粒皆辛苦。”

聂小江（风趣地）嗨！真不錯呀，电台要知道了，

非請你去朗誦不可！

丁小玉 捶死你！（舉拳欲打，發現聶肩上的褂子爛了）喲！怎麼又開花了？你這肩上長的有牙！

聶小江 （笑）嘿……肩上沒牙，倒是扁担上長的有牙。

丁小玉 那不會讓你娘給補補。

聶小江 娘不是眼花啦。

丁小玉 那你是啞巴，不會吭一聲。

聶小江 （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嘿……

丁小玉 嘿……看你那封建勁兒還不小吶！

聶小江 （憨厚地一笑）嘿……

丁小玉 （耍個鬼臉子，學聶笑）嘿……就會笑。
有針綫沒有？

聶小江 有。（從抽斗里取出針綫）我就是想夜里自己縫呢。

丁小玉 （一把奪過針綫）拿來吧，站近點！（一按聶肩，發現肩上布全糟了）哎呀！這麼糟了，回家拿塊布補補吧。

聶小江 行啦，先縫縫對付着穿吧。